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口義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莊子口義卷八

宋　林希逸　撰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掔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守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恱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

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悦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悦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

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横反覆鋪説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横六弢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説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啟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

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䟫䟫之逕柱塞也跟音郎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謦欬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

賔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
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居下不
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
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為一也姦自
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
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
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

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内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鬬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驕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内也

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胷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

為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個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攖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

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

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黄帝與方明昌㝢張若謵朋昆閽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瞀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

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誶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于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禄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

敬容矜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
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
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
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埶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埶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静多是從史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埶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歳不物於易者

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宫宫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

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説則人皆為堯矣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儒墨楊秉與惠子為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氷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

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

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隂召隂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壓

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蹢音擲的說文

云住足也蹢而不能行之子曰蹢子齊人以其蹢子

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閽也守閽不用完全之人以

此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鈃鍾乃知束縛而

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鈃

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

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蹢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蹢閽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己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蹢住足也病

足而為闍者故曰踦閭忘恩之鬭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鬭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
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以白泥墁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
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斵者
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
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
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

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

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㨎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攫𢪛

委蛇攫𢪛一作搔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撥禍者之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

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賁之彼故黷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賁之彼惡得而黷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賁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

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

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説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

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為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

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

牂牝羊也奧西南隅也宎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葢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

債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閽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損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

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覡割也一覡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

自以爲廣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恱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兾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

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
着勢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
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氷山
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圄其心於富貴之間
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傴婁而自苦
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
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
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内自温暖之意蟻至

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眞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眞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眞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

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

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

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

何可勝言

堇川烏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豬苓醫者制藥隨其

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之藥者其實

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

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

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鵰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鵰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

時也鶴脛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巳而我無所攖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
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是也審定也信也謂决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
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决不可易也看此三個審字
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守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
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胷腑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

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為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蹍亦踐也此句以譬下

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

順也大方太虚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决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决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守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

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

以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頡頏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摧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

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為以此

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

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

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

卻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

內篇何異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

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馬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

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

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禄而能下士化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閒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

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

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

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繙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名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

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

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末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無物之始

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洫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洫者泥着而滔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

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説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為之名也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為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

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

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

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容出而

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吷音血上同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説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虚言而下面説得來却成真箇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虚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虚而觀中國則至為

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惝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嗃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劒首而吹則一吷而已

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葢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説仁説義説道説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稯稯紛紛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謂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己者謂我必知之著

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

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食也以衆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蒹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

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耼曰請之天下遊老耼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耼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乎或為殺人乎莫為

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葢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

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

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偽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

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

乃為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

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䝱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諡之以靈何耶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

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摶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

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如字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

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

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胷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

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渟渟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為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守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摠名爾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

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

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

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换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説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

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
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
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
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
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
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

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説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為則虚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虚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虚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

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虚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遏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末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物而在

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

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

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

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

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

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㦯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葢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内篇何異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自外之事也非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

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

金相守銷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絯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氾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楮允反）蜳（音惇又敕轉柱允二反）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音泯又音昏）沈屯（張倫反）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隂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螴蜳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若也慰暋鬱悶也沈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胷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

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胷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慾所昬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正用此意僓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汩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死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

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祖金

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

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

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鱐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

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犗音界牛也錎與陷同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揺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飫而食之也輇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

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

撮也擪以手按之也顪頥下也控其頥者控開其頥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趍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

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驁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驁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驁以此自驁於世不

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入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

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髪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

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智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義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

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

也踐恃其所不蹍之意故曰無用之用 徐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達者

有不違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絶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無流遁決絶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没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甲今不知世變

者也狶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

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

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

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

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合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

之所存者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

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

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女展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

也跡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蘄之不殷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塞其竇也顧

乃也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玄）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腸膜也人身皮肉之内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閬者空曠也人身之内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

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磎爭鬬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
六鑿六根也謂眼耳鼻舌身意也蓋室不虛則尊卑
勃戾心不虛則六鑿攘奪若使心而能虛則外物安
得而撓之哉善愛也夫心不虛而後六塵撓之故今
之愛山林者亦以精神不勝役役之勞是以忽覩虛
曠之境則心必喜之反為所勝乍見而喜喜繼而悲
大化密移直為物轉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剪𡟎音滅皆𡟎者屏去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乎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䮒與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䮒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毁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毁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曰官員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

之師弟子而踆於窽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窽水踆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

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説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兎意在於得兎也

莊子口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口義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莊子口義卷九

宋 林希逸 撰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

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異同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順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順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為前輩人物而

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

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容心則不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

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

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禽獸為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

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藍音悟忤逆也藍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

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
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
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
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

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胷中也天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

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歷數星辰日月之往来有歷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歷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

閶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髪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髪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

叟音簫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

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以影比蚹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

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説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説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

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

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

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末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音權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謂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

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

託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

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

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

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

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顔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

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搽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别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

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黄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

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内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

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

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絃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

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縰履曳其履

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噲虛

浮也正冠而纓絶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絶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縰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鼔琴足以自娯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内園也顔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顔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

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

作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

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

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

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

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

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隠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

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

強抑過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

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

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栢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也扢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

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葢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

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

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

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

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

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頼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

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
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
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
與政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
汲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
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
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
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云䙆年方賴禄是用此賴守戾行亢也刻意曰為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髙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髙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詭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詭

𠜴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

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髪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
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脇多辭謬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揺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
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

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説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戸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

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衞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髙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髙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
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
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
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
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
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飈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

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脊牛皮也
得幸於李言與下李得相親也望履幓下言一見於
幓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
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
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
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
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離麗也泥着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

之性彶彶即汲汲也軏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徃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别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别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

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盍不為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

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多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茍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

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茍得自滿之計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為篡夫此意葢以仁義之行皆為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

假矯僞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也

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殉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殉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

為小人則可以殉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

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權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絶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

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所為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已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

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巳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

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内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

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為而為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為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與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

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絶甘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四句亦好語也

豈可泯没嗛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嗛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佊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静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没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悦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誇而

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憔憔戚戚之意滿於胷中故曰滿心戚醮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

刦請刧取也藏於屋内者恐有刦盜故為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窓也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

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顧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絶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

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亂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説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悦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
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
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絶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劒者喜劒鬬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劒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

之奉也猶今人言槁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縵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麄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鬬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劒戲也敦劒者敦斷也以劒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劒首也鍔刃也鐔劒口也鋏劒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

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絶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劒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口義卷九